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七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六

宋　朱子　纂集

吕夷簡　許國文靖公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即筭田鑄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無征李宗諤撰

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吕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税農罷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玉清宫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宫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

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説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公奏宜從厚章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

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内都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説来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毁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帝親哭視

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聞見録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于章獻神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龍川志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于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

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夔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
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
以荆王子養于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
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
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
就邸他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
利于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

后寤即令出宫

大内災宫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宫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宫廷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並行狀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柰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

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

章獻崩上始親政公手疏為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有

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
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
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
諸衛官以別庶姓並行狀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
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
上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

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
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
為遷都之計公獨謂敵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
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
將親征以代敵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
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敵果
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既而契丹求和親割

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綂驁乆留不能遣公奏請于殿外幕次與敵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為然敵使見公畏伏語館伴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行狀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略安撫副使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鄉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奬拔公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爲參政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悦一日二人獨在中書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

宋公以為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

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誼然而宋公不知為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記聞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于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

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求去以俟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入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于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談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録

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
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
喜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公為上言曰臣
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
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
果可用遷推未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
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

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相矣（記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公手詔曰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予意也

公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輙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書懷忠之碑以賜（並行）

狀

陳堯佐　文惠公

字希元閬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

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唯楊億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

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行也天子嘉納之（並歐公撰神道碑）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

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上深然之遂大拜野録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為榮碑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

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名臣傳

晏殊　元獻公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二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搆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

大奇之即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 温公田録

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别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

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筆談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草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

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王曰名在圖讖胡為用之

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丈事欲重黜之

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

廣營産以殖資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羅織之殊免

深譴祁之力也龍川志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

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

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碑

公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碑

宋庠　鄭國元獻公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相仁宗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

大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卒莫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三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强本之勢（並神道碑）

公嘗奏事而帶寛誤墜丈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家塾記

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

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為小人之戒也歸田錄

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退朝錄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槖中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寮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塵史

公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
上日閲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
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
為自詠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虛舟人莫怒
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
真意轉悠哉同上

韓億　忠獻公

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徙開封舉進士事仁宗官至

參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乆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莊敏遺事

公與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年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絶聞見錄

公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纂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唃嘶囉與元昊交兵使来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

之福議加唃廝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名臣傳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于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畜槖之富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

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韋錄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隂薦公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政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摭拾官吏小過輙不懌曰天下

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
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
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
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杜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
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
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
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

朝廷厚禄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與猶能知之爾叨冒廪禄何顔報國必欲撻之衆賔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蘇氏談訓

程琳　文簡公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仁宗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

而契丹使来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上與大臣皆以為
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
遂止
公知開封㑹禁中大火延兩宫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
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
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宫人多而居隘其竈近版
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
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卒無死者並歐公撰墓志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司録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琳亦嘗有此請而人皆莫之知也上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上性寛厚琳竟至宰相葢無宿怒也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六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七

宋 朱子 纂集

杜衍 祁國正獻公

字世昌越州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太子少師致仕

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㑹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乆之救

得免而悁竟不濡記聞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髪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命陜西困於科斂吏縁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

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食来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歷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韓范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懟恨涕泣而去上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丈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並歐公撰墓志）

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公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

聞公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公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公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葢難也志林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又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

之公祖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歴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壊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絶徳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罷一縣令不足施然

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奏知于焉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甞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

不慎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悦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行荷國恩之深退居以来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禄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為鄉

曲之顯謹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朞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並語錄

韓公言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

事問曰諌議看来未諌議曾看便將来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為是賢於人逺矣別錄

公享客多用縣罷客有靣稱嘆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罷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褒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家塾記

公退寓南都不殖貲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草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范仲淹　文正公

字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位至參政

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

之旨為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歐公撰神道碑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輙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饍皆拒不受遺事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
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
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
耳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
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
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由是後學
者輻湊
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並記聞

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

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燕談

公知開封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才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如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碑

貶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燕談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来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

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来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邊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公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鋭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

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名臣傳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部率稱為龍圖老子至元昊亦以此呼之燕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公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公以進兵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

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

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也（筆録）

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于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

今尤多

自公坐吕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指為黨或坐貶竄及吕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公為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徳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别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為佐佑會邉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邉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並碑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記聞

慶歷中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

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公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公出按陜西富公出按河北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龍川志

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

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遺事

歐余王蔡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公為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筆録

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不可茶鹽商

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

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筆談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

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別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遺事

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聞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悦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

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茍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来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

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畆為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黄㨶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録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

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危史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

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晏殊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公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為壻後改名即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筆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白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寀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寀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遺事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碑

种世衡

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

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

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摶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摶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摶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延安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

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曽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寛州為青澗城范公撰墓志

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羌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

貳者使慕恩討之无不克並記聞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无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須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募錄

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

使龎公奏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邉將无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别龎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慶歴三年春范文正巡邉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懐貳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甞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

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并記聞

涇原葛懐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縁邉諸城獨環不

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

又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擾為意

墓誌

始元昊寇邉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并吞關中

之意其將剛浪唛號野利王某號天都王元昊倚為

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公方城青澗謀有以

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

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

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摭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

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瀕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牌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

書有數羌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
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
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
班竹箔綠衣小竪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
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
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𧰼遺
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
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

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于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内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

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丈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呂與叔文集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

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筆談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八
宋 朱子 纂集
龎籍 潁國莊敏公
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以太子太保致
仕
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
燔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

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溫公撰墓誌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决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敵使過延公坐堂上名敵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

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吾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談叢

公在延州軍行出塞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而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誌

文公為相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散之必為盜賊上亦疑之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正由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者二臣請以死當之上意乃决邊儲由是稍蘇東軒筆錄

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

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今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家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

災異可塞矣王禹玉撰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誌

公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祗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耶誌

狄青　武襄公

字漢臣汾州人從軍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公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㑹討副使而未識其面遂令圖形以進 記事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竒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

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嵎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

擊不可悔不止 並筆談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乗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為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畧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

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卧帳中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乃朱從道鄭抒翊揚乾曜之徒

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

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輙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裹粮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狥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甞聞聲青每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

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𡠾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陳景知英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賔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賔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

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
半風雨吾不敢来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巳近邕州
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
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
戰先是青巳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
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
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
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

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青坐堂户之上論兵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蔦懐敏與元昊戰於廣州懐敏敗死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閒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南豐雜識

初青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

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
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
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
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
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
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
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
用兵皆受青節度時余靖軍於賓州聞智高將至棄

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戰敗遁歸青至賓州余陳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智高大敗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

以御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御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更宜官其諸

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軍節度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濟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竟以爲樞密使記聞

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三鼓青

已奪崑崙矣（筆談）

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青爲宣徽南院使）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筆録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麾下賊所得背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王禹玉撰神道碑

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

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筆談

公嘗為樞密使時予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謡云漢似羌人羌似漢改頭換面揔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爲漢人此歌爲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羡事上安忍爲適以啟君臣疑心耳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隷其節下咸竒之曰

此國器也范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余襄公撰墓誌

公事親孝遭父喪雖祍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内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於郊汲之甘冽遂濟其衆碑

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公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公首造劉易謝魏公於是時巳知其有量別錄

陜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公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呌怒無禮邊城無之公為求

於内郡後每燕集終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公善制易也

公為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狄梁公哉筆談云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墓青所得多矣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或曰仁宗喻青使去其涅青指其面云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示軍中不敢奉詔每至韓公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

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閒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公爲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

之異得無類此矣此語諠於搢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辨之者筆錄

吳育　正肅公

字春卿建州人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事仁宗位至參政

公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歐公撰墓誌

寶元初元昊嫚書始聞張鄧公爲相即議絶和問罪時

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公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卒朝廷亦竟不問世乃以公之言爲然龍川誌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上前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辨不

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多公直乃復以公爲樞密副使居歳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并墓誌

公爲參政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爲可憂上欲從二人淮南公曰盜誠不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晏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

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晩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東坡志林

王尭臣　文忠公

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事仁宗位至叅政

元昊反時邉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韓公坐主帥失律范文正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

由是迕宰相意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范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顧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歐公撰墓誌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使者皆加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用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

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不可度支副使

林灘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灘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誌並

包極　孝肅公

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至樞密副使

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危史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個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家塾記

公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摔吏杖之十七特寛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公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筆談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記聞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䟽請置座右以爲龜鑑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

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王德用　魯國武恭公

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章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並歐公撰

神道碑

公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爲戎狄畏服如此縉紳孔

道輔等言其宅枕乾罔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罔
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燕談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
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歷之閒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
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
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
之耳豈多言哉

皇祐六年復爲樞密使是歳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碑

公帥真定上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

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遂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王禹玉撰墓誌

韓忠獻宋景文同名試中選公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公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宋曰吾屬見一老衙官乃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公已薨韓謂宋曰王公雖武人

尚有前輩激礪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錄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八